

万物

## 云知道

□ 王潇跃



滇南的冬要么乌云密布,要么万里无云。相比于厚重的云,我更喜欢蓝天,虽然前者明显要比后者更适合写诗。天蓝得慷慨大方,像是在酝酿一场伟大的预谋,不然为何要蓝得如此欲盖弥彰。无字天书,到底是不是无云的天,只有天知道。

滇南的冬偶尔会有风。云总是讲义气,它替风隐瞒秘密:关于牛尾巴上摇曳的影子,关于姑娘飞扬的裙角,关于急匆匆哗啦啦翻了一遍的诗集,关于麦苗与油菜的耳语……还有那些隐瞒了我们许多年的物事,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风吹了成百上千年,人只活了几十年,它当然知道更多。

风一个劲地将那些道听途说在云耳边一阵一阵地吹,云就憋着。憋不住了,才一个劲地撑开,薄了,淡了,破了,透明了。被秘密撑破的鱼鳞似的细碎又连绵的云,会让我有时候不忍心吃鱼。而风把云吹成鱼鳞状,一定是它们都想吃一条鱼。

入冬后的文字易冻成冰,僵硬得不宜组成长句,只好短小且直指人心。文字比人要生疏,诗更是喂不熟的猫,你几天不理它,它便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冬天那只养在诗里的猫,也想吃天上的鱼。

这里的冬天很少下雪,雨却不断。诗人将诗句遗忘在月亮上,情感却如雨水泛滥。在冬日的雨夜靠近一株植物,听它安静呢喃,这呢喃里饱含的哲理,诗

人怎么可能比农民更懂。世上几乎所有叶子都含着生活的苦味,仅凭耳语怎能分辨哪一种苦更轻微。而那些已在昨天死去的树叶,定是想在明天复苏。

下雪最好。雪花疏疏落落,将杜鹃花冻得通红,却把炊烟给冻白了。我也只在下雪的时候想起老家的火炉,将冻成冰坨的文字从行囊中一一取出,就着炭里的红薯土豆,烤出一点生活的甜。

不下雪的时候,总有一些花朵不知好歹地开,也总有一些庄稼甚至在清晨的薄雾里发出新芽。风最有情谊,它穿越一整个冬的季节,去给田野里遗忘在秋天的稻草人唱歌。野樱花和野菊在烈日下疯狂盛开,这使我犹豫着,要不要替它们高声尖叫。路过的云朵被柿子火红的甜腻吸引,悄悄挂在枝头,等着人儿骑着单车去追。晴空下,开得明亮的黄色野菊搭配蓝色天空,有一种世俗的热闹和短浅,却招人喜欢。儿时用野菊做车轱辘,木棍串着骨碌骨碌走,最有趣。现在人们开着车满世界转悠,也不见得有趣了。

人在风中小跑,风会给人一些启发。这时候适合写诗,诗歌里一定有火炉、樱花、雾和野草,看得见眉梢的春天的脸。或许不会有云。云安静得像是睡着了,没有声响的云让人觉得这云也太好欺负了。每个人都应当赋诗一首,为云也好。因为云也许知道,你的下一句诗,在哪个枝头结成了露珠。

闲话

## 杲杲冬日光

□ 王优

少年自台阶上飞奔而下。黄葛树的叶子掉下来,抚过他的前额落在脚边。地上,青叶子,黄叶子,枯叶子,零零星星,舒舒服服地躺在阳光里,累了就翻个身,倦了就和小风说说悄悄话。

午后,偌大的校园里寂静无人,水样的阳光在校园里荡啊荡,暖意一层层漾。虬枝盘旋的黄果树上,鸟儿们纷纷飞上枝头,晒它们的爪子和羽毛。暖阳侵扰了大树深处的寂静幽深,枝丫挨挨挤挤,有一片叶子呆不住了,调皮地跳下来,在阳光里游啊游。其他的叶子见了,忍不住纷纷跳下来,在阶梯上散步,在阳光里戏水。

前些日子,雪从小城过。雪过小城而不入,雪落在乡下,距小城一步之遥,那里有油菜、麦苗、小葱以及桑枝上微微凸起的小芽孢,还有铺天盖地的,草木和鸟鸣也不能掩饰的萧索和寂寥。这个时节,乡下没有花,红的紫的野棉花,也向北风交出了最后一缕白。离乡的人,还在他乡反复策划,归期与挑选礼物占据了仅有的那点闲暇。梦里,永开不败的,是门前的桃李,母亲的白发。

尽管无缘目睹雪的芳姿,雪后的天气却日日向好。高天之上,朗月无边;苍穹之下,阳光如泼;连白霜也下得慷慨而奢侈。今晨,早自习结束后,见桥头林园里,一片白茸茸,新植的草坪敷了脂粉着了银装,一扫往日的萧瑟枯黄,凛冽之中自带端然与冷艳。没有人踩过的落叶,挂满露珠的青草地,同眼前覆满白霜的草坪一样,素洁又清雅,看一眼,潜藏的静气与净意,便缓缓流淌在心底。

太阳爬上来,雾岚散开去。又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呀。此刻,站在阳光下,暖意从头顶倾泻而下,头发热乎得似要飞起来。

上课的铃声响起来,操场里的哨声响起来,越来越多的脚步踢踢踏踏,人影树影晃动,台阶上似溅起一朵朵浪花。少年回头,对着两位跑过来的女孩努努嘴。于是,他们停下来,俯身捡落叶。一片,两片,三片,绿的,黄的,枯的,三下两下,洁净的沙石地面,一片叶子也没有了,干干净净,白白亮亮。黄葛树上,小风微微,绿云扰扰,叶子们晃了晃,也不好意思再跳下来啦。

银杏树下,橘色猫咪伸长了它的白爪子,晒它圆乎乎的大肚子,还有粉红色的小鼻子。阳光从银杏树干上溜下来,挠它的尖耳朵,长胡子,它理也不理,眯缝着眼,继续做它的雍容长梦。白肚皮一起一伏之间,花就快开了吧,蝴蝶也快飞来了吧……

宴老师走过来,说,哎呀,这么大太阳,快装一袋,留着晚上取暖。她脸上的笑灿烂得快要融化了,顺手拉开红色手提包,掏出一块糖给我,紫的黄的包装纸斑斓闪亮,空气中弥漫着巧克力的甜与香。

海子说:“你来人间一趟,你要看看太阳,和你的心上人,一起走在街上……”

这样的午后,这样的冬日暖阳,就是一个人,随便往阳光里一站,也好似到了天堂。若能拖把椅子,往阳光里一躺,如白居易一样: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所有春秋大梦悄然隐逸,惟余温风如酒,阳光浩荡,身与心俱轻灵而空净,触到的是阳光的暖,嗅到的是草木的香。浮云悠悠过山冈,偶有残留的白果无声坠地上,绛黄而多皱的果肉结满了柿子样的甜霜。忽而便有了飘然若轻羽的遥遥之意,真是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。

无边的澄明和虚无里,伏笔已经埋下,浪漫的故事正在酝酿,起伏的情节九曲十八弯,粼粼泛出迷人的波光……



小说

## 那年的雨有点大

□ 张海强

寥廓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,纯净得像滤过似的。太阳像烧红的烙铁贴在湛蓝湛蓝的天幕上。

大地像是下了火,热烘烘的,像一个巨大的烧透了的鳌子。空气舔得人的脸热辣辣的。

收割后的麦田一望无垠,白森森的麦茬泛着刺眼的光。

柳树湾除了吃奶的婴儿和瘫在土炕上的老人,其余的人一大早就聚集在麦场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色地欢天喜地,那阵势仿佛是过节或参加什么仪式。看着堆积如山的麦捆,人们眉头舒展,心也放宽了。今年风调雨顺,麦子根深苗壮,颗粒饱满。丰收了!今年终于丰收了!人们盘算着:多分个三五斗,除去还账,吃到秋收是没有问题的。说不定还能给娃蒸个白馍,给老人吃个长寿面。

赵大叔揪下一把麦穗,放在手心,揉着搓着。捧在嘴边,轻轻一吹,麦衣飘去。麦粒儿睡在手心,一颗颗饱满得像个婴儿。赵大叔笑得合不拢嘴,用手指拨弄着,嘴里喃喃地念叨:“一颗,两颗……”赵大叔提高了嗓门说:“二十五颗!”赵大叔把麦粒送进嘴里,慢慢地咀嚼着,山羊胡一翘一翘的。麦子的甜香牵引着脸上的神经,连皱纹里都写满笑意。

副队长站在碌碡上说:“队长今天跟集去了,临走时交代,今天摊场碾麦。”他看了看看人群,顿了顿声音,接着说:“队长说了,今天天气好。”他扬起脸看向天空,仿佛要给队长的话,找一个证据或者注脚。太阳光刺了他的眼。他还想长篇大论,只是半天睁不开眼,于是一挥手,吼道:“开干!”

人们像开闸的水涌向麦垛。青壮年男人们爬上去,把一个个麦捆扔下来,下面的人们一窝蜂拥上去,有的肩扛,有的手提,有的怀抱,有的背负,把麦捆搬到麦场中心。麦捆沿着中心一圈圈一层层,平平展展地摊满一场。男人牵着牛套上碌碡,在场地上一遍遍碾过。女人拿着木杈把麦秆挑起来抖一抖,翻个个儿重新铺在场面上,让太阳烘烤,等待碌碡的又一次碾压。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。人们忙碌着,挥汗如雨,身上的衣衫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很快析出一片片白花花的盐渍。

人们干了一上午,早已疲惫不堪,临近晌午,饥肠辘辘。人人像抽了筋一样,浑身无力,站立不稳。收工铃响了,人们准备回家。赵大叔轻轻地说:“要不,把麦粒儿腾出来再收工。”他的声音太微弱了,淹没在闹哄哄的人群中。赵大叔叹了口气,像对别人说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要是下一场雨就糟了。”他的话很快引来一阵笑声,人们扬了扬头,看向天空,那神情很像副队

长。有的人说:“看这天,就是龙王爷求雨也没雨。”有的人撇凉腔:“下雨?你要是嫌热,就不要披这身农皮。”赵大叔缩了缩头,很为自己的不合时宜而懊悔。人们纷纷离去,喧闹的麦场一下子空无一人。

一团团乌云悄悄地从后山卷过,在湛蓝的天幕上翻滚,犹如一块块巨大的花岗岩石,又如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巨兽。一阵风过,乌云堆积成一座小山,排山倒海地压向村子。太阳一下子缴械投降了,被乌云关了禁闭。一道电光像燃烧的鞭子抽向大地。一声惊雷在村子上空炸响,天崩地裂,整个村庄摇摇晃晃。

惊慌失措的人们幡然醒悟:要下雨啦!那一场麦子……男人抄起一把木杈,冲出院子。女人顾不上扯下腰间的围裙,从灶房跑出,扛起一把木锨冲了出去。

柳树湾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麦场。这一回,没有上工的铃声,没有队长的吆喝。人们像战士一样争先恐后地冲向阵地。

麦场上,人们发疯似地忙碌着。把麦草挑开,把麦子腾出来。木杈上下翻飞;木锨前后出击;扫帚左右横扫。

雨憋足了劲,仿佛听到命令似的,齐刷刷地落下来,人们慌了,越发地用力。雨扯天扯地地下着,把整个天地下得雾蒙蒙水汪汪,仿佛江河倒悬飞流直下。雨珠抽打着人们,雨脚践踏着麦场。电闪雷鸣,天空红了,暗了。暗了,红了。麦场上,定格着一具具弯曲的身影。赵大叔嘶声力竭喊了一腔:“天啊……”一口气没上来,跌倒在麦场上。

整个麦场一片汪洋。麦草裹着麦粒儿,湿漉漉的,挑也挑不开。人们依然忙碌着,明知徒劳无功,却也不忍停下来。那拼命的样子,仿佛是用抗争挑战上天的惩罚,仿佛是用自虐博得上天的同情。

人们被雨水浇透,男人一把扯掉上衣,山一样的脊梁任雨水抽打。人们麻木了,顾不上恐惧、内疚,任由雨水泪水从心头浇透。

雨过了。天晴了。一挂彩虹斜靠在天边,好像创伤后的血红。

队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急匆匆地回来了。他看了看一片狼藉的麦场,苍白的脸上蒙了一层死灰。彩虹的余晖映照在他扭曲的脸上。

队长动了动嘴皮,竟然说不出一个词。犀利的眼光像箭一样射向人们。人们纷纷低下头,木呆呆的,一脸茫然,欲哭无泪。

队长用尽全身的力气说了一句话:“我赶了个集,昨就吃了一场芽麦。”说罢,头也不回,扬长而去。

那年,柳树湾的人们吃了半年的芽麦。